

回到拉丁拉

■李国涛 李学文 曾厚望

盛夏时节，在祖国西南边陲的高原上，一阵山风呼啸而过，拉丁拉哨所旁的松柏随风摇曳，远处的雪山随着云朵的飘荡若隐若现。

看着眼前的美景，军嫂杨兴波心里有些感动。这是她第三次来到雪域边关。无论雾起山间，还是风沉心底，抑或是星光乍现，拉丁拉的每一帧美景都是她心里最惦念的远方。

16年前，赵仁湖报名参军，在离家前和杨兴波订下婚约。送他离开的那天，杨兴波紧紧握着他的手，盯着他胸前的那朵大红花，数次哽咽。过了很久，她抹掉眼泪说：“到高原后，照顾好自己，我等你回来。”

赵仁湖人伍来到拉丁拉哨所。那时，哨所没电没手机信号，官兵只能通过写信和家人联系。

等待赵仁湖的来信，也成了杨兴波生活中一件甜蜜的事情。

从赵仁湖的信中，她了解拉丁拉哨所矗立在雪山之巅，那里有湛蓝的天空，漫天飞舞的雪花，挺立于狂风中的松柏……她的心上人就在那里，带着她的爱恋，守护着祖国美丽的山河。

有时候，杨兴波也会提笔寄情于信笺中，向赵仁湖诉说相思。信件一来二去，成了心连两地的鹊桥。

那年冬天，高原上大雪山封山，杨兴波迟迟没有收到赵仁湖的来信。临近年关，看着别人出双入对，家人团圆，杨兴波想到自己的恋人杳无音信，不禁心里一酸。这种漫长又辛苦等待，还要坚持到什么时候？就连家人也对她：“赵仁湖离你这么远，不能经常陪在你身边，嫁给他要吃不少苦头。”

不知经过了多少个日夜的辗转反侧，杨兴波最终心一横，含泪写下了“诀别信”。从那以后，杨兴波每次收到赵仁湖的信件，都会含泪读完，却再也没有回过信。

不久后，赵仁湖休假回家。相爱的两人忍不住相拥而泣，最终重归于好。拉丁拉在藏语里意为“山口风大的地方”，拉丁拉哨所也因此被称为“风中哨所”。“地无三尺平，风无一日停，一年一场风，从春吹到冬”是这里环境的真实写照。

2010年，两人在信里约定在驻地领证结婚。杨兴波第一次前往军营。她先坐飞机进藏，而后换乘汽车。那时，通往边防的路是一条由土石铺成的环山路。车行驶在路上一摇一晃，如同在风浪中漂泊的扁舟。路途颠簸再加上缺氧，杨兴波的胃里翻江倒海，一到低海拔路段，就得下车



西藏山南军分区某部四级军士长赵仁湖服役期满之际，妻子杨兴波带着两个儿子从云南昭通来队探亲。在哨所石碑旁，他们留下这张珍贵合影。张照杰摄

休息，经过三天两夜的奔波才到了金布山下。

从金布山山脚通往边防连队，只有一条崎岖蜿蜒的羊肠小道。杨兴波跟着赵仁湖走了7个多小时才到达连队，又几经周折终于登上拉丁拉哨所。一路走来，杨兴波憔悴了不少，但对她而言，只要能见到丈夫，一切都值得。

那一次，杨兴波和赵仁湖领了“红本本”。拉丁拉哨所的官兵成了他俩浪漫婚礼的见证人。

从此，蓝天、白云、雪山、哨楼成了杨兴波枕边的梦，拉丁拉哨所也成了她的另一个家。

哨所没电没手机信号的时代渐渐远去，两人的联系方式从原来写信传情变成通过手机倾诉思念。现在还可以通过视频通话隔空相见。即便如此，赵仁湖还是屡屡“失联”。

杨兴波也渐渐习惯了这样的相处，视频聊家常尽量言简意赅，没有抱怨，

只有鼓励。

婚后，曾经性格娇弱的杨兴波，独自挑起照顾孩子和老人的重担。有时候，她很想向赵仁湖诉苦，却说不出口。

有一回，两个孩子同时生病，屋里屋外都是孩子们的哭闹声和咳嗽声。杨兴波忙前忙后，等孩子们病情好转，她却病倒了。

孩子们只有在赵仁湖休假的时候才能见到父亲，为了不让他们对父亲的印象模糊，杨兴波在孩子们的床头摆上了她和赵仁湖在拉丁拉哨所的合影。

每天，孩子们睡前，杨兴波都会给他俩讲拉丁拉哨所的故事。赵仁湖休假回家时，会教大儿子叠被子，带着他进行体能训练。赵仁湖归队后，杨兴波也会这样要求孩子。

慢慢的等待，成了杨兴波漫漫的守望。她总期待着再次前往拉丁拉哨所。尽管山高路远，但她深知路的尽头是甜

蜜的团圆，再苦再累也值得。

2019年春节前夕，小儿子在一次视频通话时第一次开口喊了一声“爸爸”，赵仁湖笑得合不拢嘴。见此情景，杨兴波既有几分激动，也有几分心酸。“既然你不能回来，那我就陪你”，于是，杨兴波带着两个儿子，千里迢迢来到高原。

一路上，尽管舟车劳顿非常疲惫，但母子三人看着窗外的美景，心情非常舒畅。经过两天一夜的行程，他们到达了边防连队。时隔9年，杨兴波再次踏上这条探亲路，原来泥泞的土路修成了水泥路，通往边防连队的羊肠小道也开辟出了车行路……

就在这时，小儿子出现了高原反应。母子三人只好停下前往哨所的脚步，在连队住了一些日子后返回老家。

今年年底，戍边16年的赵仁湖即将退役。在丈夫退伍前，杨兴波决定带着孩子们再次回“远方的家”看看。

有了之前的教训，杨兴波这次上高原前，做足了功课。她在行李箱中装了不少厚实的衣物、克服高原反应的药物……母子三人趁着高原气温比较高的时节来到边关。

那些天，正逢雨季，大雨连下了几个星期。难得大雨初歇，杨兴波牵着大儿子，丈夫牵着小儿子，一家人沿着泥泞的山路艰难前行。没走几步，小儿子便嚷嚷着要大人抱着他上山。杨兴波拿出提前准备的糖果，塞给小儿子，鼓励他不要轻易放弃。

高原上，晴雨不定。一家人走到半路休息，欣赏着远处的雪山，可一眨眼的工夫，大雨再次倾盆而至。

面对突如其来的雨，杨兴波担心两个孩子会淋得受凉，小儿子也哭着要回去。可行至半途，不能说回头就回头。杨兴波鼓励两个儿子：“你们是军人的孩子，不能遇到困难就退缩，快到哨所了，我们快走快点。”

小儿子还有些执拗地要往回走。赵仁湖一把抱起他，用宽厚温暖的身躯将他护在怀里。小儿子不再哭闹，杨兴波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。

经过近两个小时的艰难跋涉，一家人到达哨所。

他们走进哨楼，官兵热情地给一家人递上了热茶。现任哨长库鹏飞抱起杨兴波的小儿子赵一博，教他使用望远镜；下士李明扬给杨兴波的大儿子赵明辉讲哨所官兵的故事……

窗外寒风呼啸，哨楼里暖意融融。杨兴波看着眼前其乐融融的场景，一阵暖流在心头流淌。在她看来，这便是家的感觉。

教练员集训，获得“专业技术能手”称号。同年，代钰参加西部战区陆军狙击手集训，获得集团军“精武强能标兵”称号，荣立三等功。年底，两人一同走上领奖台接受表彰。这一回合，“唠叨班长”和“特战玫瑰”的较量，平局。

去年，代钰的父亲身患重病，但因为疫情，她无法及时赶回家看望。

王雨骁得知后，上网查资料、请家人帮忙联系医院……“不管有什么困难，我和你一起面对。”王雨骁的承诺，让代钰感到非常安心。过去的几年，他们在“较量”中一点点靠近对方，终于这颗爱情的种子开出了花。

今年7月1日，王雨骁和代钰领证结婚。他们相信，无论在爱情还是军旅的路上，“唠叨班长”和“特战玫瑰”一定会携手走下去。

“唠叨班长”与“特战玫瑰”

■姚永伟 徐聪

两情相悦

2014年，刚转士官的王雨骁，认识了特战女兵代钰。

一个是温和细心的“唠叨班长”，一个是果敢刚强、一点也不“黛玉”的“特战玫瑰”，从认识的那天起，两人巧合般地开始了一场接一场的“较量”，并在这个过程中，慢慢靠近对方。

那天，王雨骁因急着吃饭接岗，不小心撞到了刚打完饭的代钰，碗里的汤全洒在了代钰身上。王雨骁连忙低头到处找纸巾，恨不得赶紧找个地缝钻进去。

这时，代钰拍了拍衣服，摆下一句“以后小心点”，径直离开了。

这个女兵有点“冷”，像一朵带刺玫瑰，这是王雨骁对代钰的第一印象。由于这场小意外，他这个班长在与“特战玫瑰”的初次见面中，明显气势弱了大半截。第一回合，代钰胜。

此后的两年，代钰一直在参加旅组织的女子特战集训，王雨骁也参与了某项任务，两人很少见到对方。

2016年，代钰成为预备党员，王雨骁恰巧成了她的培养联系人，两人又有了新的交集。一次，单位组织预备党员理论学习考试，代钰刚好正在比武做准备。

“59分！”理论考试成绩出来后，代钰心里一阵郁闷。一向不服输的劲儿涌了上来，她一连几天只要有空就“泡”在学习资料里。

王雨骁将这些看在眼里，对代钰说道：“我是你的人党培养联系人，成绩不

合格，我也有责任。接下来，我帮你。”

王雨骁讲起资料的内容，重点突出，方便理解。为了提高代钰的学习效率，王雨骁还经常提醒她，“重点知识记得用彩笔标注”“早上头脑比较清醒，你多看一些难题”……有了王雨骁的帮助，代钰进步很快，在之后的理论考试中，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。

回顾那段备考经历，代钰感到非常神奇，一向很“酷”的自己，竟然心平气和地接受了王雨骁的“唠叨”。那天，她将自己的成绩拍照发给王雨骁，并对他说：“谢啦，‘唠叨班长’。”

“唠叨班长”和“特战玫瑰”的第二回合较量，王雨骁胜。爱的种子，也在两人心中不知不觉地悄悄发芽。

特战集训中，代钰名号响亮。她是那个抓蛇吃虫，一年磨坏好几双靴的“特战玫瑰”。三层楼攀登训练中，她是双手受伤了仍坚持与男兵较量的训练尖兵。狙击手考核中，她是过五关斩六将、获得集团军第2名的女枪手。多年的磨砺让她十分坚强，但在王雨骁的心里，代钰仍是一个需要被照顾的小姑娘。

一次，代钰所在小组前去执行某项任务。王雨骁有相关任务经验。考虑到任务强度大、平时洗澡不方便，在她出发前，他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热量较高的食物和湿巾。代钰发现，这位“唠叨班长”也有细致体贴的一面。

2017年5月，两人所在单位要移防到高原。代钰此时也面临退伍还是留队的抉择。那段时间，连队官兵争先恐后上交请战书的场景，时不时地在她脑海里闪现。一天夜里，代钰翻开笔记本，发现新的一页上写着：“加油，让你的热血

在这个地方再次沸腾。”这是王雨骁的字迹。简短的话语，像是一道光，让代钰心中一下子充满了力量。

那天晚上，代钰写下了自己的留队申请。

“唠叨班长”和“特战玫瑰”的较量，火药味渐渐淡了，彼此有了更多理解和支持。

2019年，王雨骁参加集团军“四会”



姜晨绘

家风

2013年，87岁的父亲去世了。我当时在整理他的遗物时，发现了他60多年前的人党志愿书。这份入党志愿书，只比巴掌大一点，纸质已经泛黄变脆，稍一触碰仿佛就能变碎。入党志愿书上，入伍前经历栏内，写着“十三岁放牛，二十岁参加部队”；支部介绍人意见栏内“战斗勇敢”4个字还清晰可见，还有部队基层党组织负责人“同意入党，候补期三个(个)月”的签字并加盖红印章，背面有入党介绍人3个月后向上级党组织出具的“我支(部)召开支部大会大家同意(意)该同志转为正式党员”的证明。所有文字均为手写，“同意入党”4个字写得十分工整并加黑加粗。

父亲1946年入伍，参加过孟良崮战役、淮海战役、渡江战役等大大小小战役战斗70余次，负过伤立功……1953年，父亲复员回乡务农。这些经历以及功劳，他很少跟我们子女讲。

20世纪60年代，父亲的一位战友到我家看望父亲，两人一直聊到深夜。我坐在一旁，发现父亲说起牺牲的战友时几度哽咽。他说，枪林弹雨中没想过自己还能活下来。父亲还说：“打仗就要做好随时牺牲的思想准备。”

那时，我还在读小学。由于家里穷，没钱买书包，我背的是父亲从部队带回来的黄挎包，大家便知道了我有一位当过兵的父亲。后来，父亲多次被我就读的学校请去讲光荣传统，我也因此听到了他更多的军旅经历。

“每次战斗，每个战士只发3颗子弹。连长严令，一颗子弹要消灭一个敌人……解放战争之所以能取得胜利，主要是我们得到人民拥护，部队纪律严明，官兵团结一心，共产党员冲锋在前……”我至今记得，父亲讲到这里时，神情非常激动。

父亲在世时，对我们儿女讲得最多的是，咱家祖辈不识字，是党领导人民当家做主，你们才能上学读书。他要求我们要牢记党的恩情，牢记党和军队的光荣传统。我们几个兄弟姐妹一直将父亲的叮嘱记在心里。

父亲的人党志愿书为什么那么小，而且留在他本人身边呢？父亲去世后，我特意找到了他的老战友询问。父亲的老战友说，战争年代，物资十分匮乏，找一张纸都十分困难，大了也不方便携带；至于保存在党员自己身上，那是因为在战争中保管资料的党员干部可能会牺牲，由党员自己保管可以随时向组织证明党员身份、过组织生活；最主要的是，火线入党，入党志愿书可能还没来得及交给组织，就投入了战斗……

父亲去世后的第2年，我前往徐州，参观了淮海战役纪念馆和淮海战役烈士纪念馆。那一件件实物、一座座浮雕，让我仿佛看到了当年老百姓车马滚滚支援前线、人民解放军浴血奋战的场景，我的心灵再一次受到震撼。

今年是建党100周年，我取出父亲的人党志愿书，给亲友和儿孙们展示，并分享那次徐州之行的见闻感受。我还把志愿书拍照转发到微信朋友圈，以唤起更多红色记忆。父亲这份经历过战火洗礼的入党志愿书，永远是我家的传家宝！

“长腿”的月饼

■周芳

那年那时

周日，我陪父亲到超市买东西。一进门，只见几个宣传货架上，月饼被摆成各种各样的造型，格外显眼。父亲惊讶：“哟，中秋节快到了。年怕中秋月怕半，这一年年年的，过得真快。”

年岁大的人很容易伤春悲秋，我马上分散他的注意力，说：“爸爸，现在咱们能吃到全国各地各种口味的月饼，从网上买，还可以做到朝发夕至。这速度，相比你在部队时，是不是长了‘飞毛腿’？”“哈哈！”父亲大笑。

我家人都知道父亲当兵时有个“典故”——“长腿”的月饼。

那还是父亲参军第二年。中秋节那天，早餐时，连队给每名战士发了两块小月饼。父亲每说到此，都会眼睛发亮，拖长语气强调道：“那是月饼啊，可稀罕了！”父亲说，那天早上，一进饭堂就闻到糖香、面香、油香，战士们一个个兴奋得直咽口水。父亲拿到油津法、黄润润的月饼时，突然有了一个想法——把月饼寄回家，让家人们尝尝。

于是，父亲把月饼悄悄地装进了口袋。他怕战友们发现，问起来不好意思，就深埋着头，慢慢地喝着稀饭。其实，战友们津津有味吃月饼的样子很让父亲眼馋，那掰开的月饼，香味尤其诱人。

这时，值勤连长过来了，说：“喂，小周，你的月饼呢，全吃完啦？”

“啊，没有。”冷不丁地被问，父亲涨红了脸，不知所云。

“没有？那月饼哪去了？难不成‘长腿’跑了？”旁边的战友们也觉奇怪，父亲只能尴尬地笑笑。

连长觉得有些蹊跷，当着饭堂这么多人便没再追问。早餐结束，战士们排队回宿舍时，连长叫住了我父亲，细问原委。当他得知真相后，忍不住笑了，紧接着，像变戏法似地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两块月饼，说：“咱俩一块了，我

父亲的入党志愿书

■彭辰阳

带；至于保存在党员自己身上，那是因为在战争中保管资料的党员干部可能会牺牲，由党员自己保管可以随时向组织证明党员身份、过组织生活；最主要的是，火线入党，入党志愿书可能还没来得及交给组织，就投入了战斗……

父亲去世后的第2年，我前往徐州，参观了淮海战役纪念馆和淮海战役烈士纪念馆。那一件件实物、一座座浮雕，让我仿佛看到了当年老百姓车马滚滚支援前线、人民解放军浴血奋战的场景，我的心灵再一次受到震撼。

今年是建党100周年，我取出父亲的人党志愿书，给亲友和儿孙们展示，并分享那次徐州之行的见闻感受。我还把志愿书拍照转发到微信朋友圈，以唤起更多红色记忆。父亲这份经历过战火洗礼的入党志愿书，永远是我家的传家宝！

也留着呢。不过，我不是寄回家，你嫂子来探亲，带给她吃。”连长还说：“你孝心可嘉，那这两块就送你了，你自己也尝尝。”

我父亲坚决不要。两人一番推让后，连长说：“要不这样，你拿一块尝尝，我带一块给你嫂子。你嫂子来部队好儿回了，以前吃过月饼的。”

拗不过连长，父亲拿着三块月饼回到了宿舍。他并没有给自己留下，而是将三块月饼细细包裹，全部寄回家。父亲说，寄月饼回来的路上，他的心里别提多高兴了，感觉自己做了一件非常伟大而正确的事，他想象着我大伯、姑姑他们兴奋的劲头就开心不已。

一段时间后，我父亲收到了大伯寄来的信。大伯在信中说，月饼收到，好吃。当年第三年，我父亲第一次回家探亲。回家前，他在城里特地买了糖果和饼干带上。虽然老家的日子已经慢慢好过，但这些零食对农村人来说，还是宝贝。

父亲在和家人聊天时，提及月饼一事，姑姑“哦——”的一声，恍然有话要说，却被奶奶用眼神制止。父亲追问，奶奶才道出实情。那三块月饼确实寄回来了，但已经发霉了，一家人心疼不已。姑姑撇着嘴说：“妈还想把外面环掉的饼皮剥掉，用火烤烤再吃，结果发现里面的馅也发霉了。二哥，月饼是五仁馅，还有青红丝，发霉了还能闻到香呢！”

每回，父亲说至此，总会感慨万千，他遗憾自己和连长的心意换来一场空。我忙安慰父亲，奶奶他们就怕你难过，所以才瞒着你。

父亲的部队在南京，老家在合肥乡下。现在只要个把小时的车程，在那个年代，一个包裹却要“走”十多天。中秋时节，长江中下游地区还是高温多雨天气，空气湿度大，月饼不发霉才怪呢。

事情过去几十年了，月饼再也不是稀罕物了，但每当我们吃月饼时，父亲讲过的月饼故事，还是让我们一家人品出了另外一番香甜。

本版投稿邮箱：jbjrt@163.com